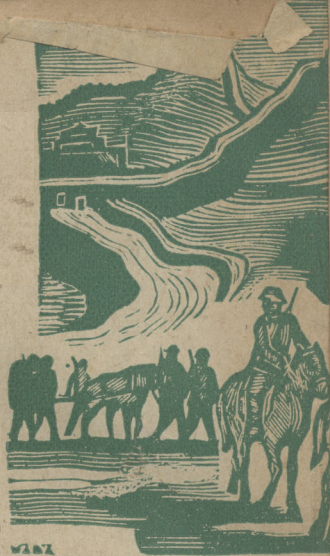


盈 徐 · 編主繩胡



西 北 旅 行 記

版 出 店 書 知 新 書 叢 小 俗 通 國 中

書叢小俗通國中救

記行旅北西

著盈 徐·編主繩胡

版出店書知新

目 錄

西安一瞥

前往寧夏

一 向西北出發

二 乾枯與貧瘠

三 寧夏道中

四 寧夏近況

五

七

九

一一

西北的軸心——蘭州

- 一 從寧夏到蘭州……………一五
- 二 蘭州景象……………二七
- 三 幾個值得焦慮的問題……………三〇
- 四 甘肅雜況……………三四

青海近影

- 一 到青海去……………三七
- 二 一片未開發的土地……………三九
- 三 英勇驍悍的鐵騎隊……………三三
- 四 今年魯沙爾的花燈節……………三五

西安一瞥

來到了西安，正趕上西安民衆歡送抗敵保安隊出發，許多的機關和團體都在隴海路的站台上列隊出現，高高低低的隊伍，起起伏伏的歌聲，微風把小紙旗吹得響成一片。抗敵保安隊在各界公送的猩紅戰旗招展下，大隊伍走進了站台，個個背着小包袱，很精神的踏着慢步，隊長下令「坐下」之後，全體便坐下候車。

沿着歡送的隊伍的行列，自東到西的踱了一過，看到了羣衆的熱烈情形，的確是使人興奮。可是，在站台的最西端，却還有許多受傷的同志伏在那裏叫苦，他們是才從前方運回來，血斑從衣服中透出來，臉色蠟黃，他們旁邊立着

一位守護的川軍同志正在發牢騷。

「你們看看」，他說，「這不叫出征的弟兄們寒心嗎？我們總以為前方固然重要，可是後方比前方更加重要。後方組織得好，我們死了也情願，因為後方一定能夠補充，我們一定能夠成功的。要是不這樣，我又何必放下了排長不當來當兵，我用不着去打日本，我那裏還會有那樣的心腸？」

這是用不着諱言的，我們的後方工作，推進得實在不夠，歡送鼓舞抗敵的將士到前方去自然是需要，而更重要的是用實際上的表現，來使出征將士們放心。

過去的陝西不斷受到天災人禍，陝西人民確可以說是「水深火熱」中過日子，經過近年來的休養，各地已經入了正軌。不過，雙十二及抗戰以後農村的抽丁，多少給地方以影響。雖然省政府努力求改進，雖然民衆運動是在一步

步的展開，只因爲潛伏的落後勢力太鞏固，總還不能夠從上到下，一切都改革得很好。苛捐雜稅免了很多，然而攤派却還沒有停止，全省雖有三千多個合作社，可是高利貸仍難絕跡。壯丁一批一批地離村，對於動員婦孺還是沒有好辦法……

我這回別離了西安只一年，這個西北的重心是更加熱鬧了，中國的每一次事變都使西安增加一次繁榮，這繁榮是畸形的，是由外力促成的，並不是陝西農村購買力的增加。滿坑滿谷的逃難者雖然是一批批地轉向漢中跑，但因爲來的人多，西安市面上還沒有想像中的蕭條。防空的工程沒有完成，難民如何疏散，傷兵來得極多，這都是當前的大問題，需要馬上解決的大問題。

車笛一響，大批的壯丁上了車，在壯烈的義勇軍進行曲聲中，他們去盡中華男兒的天職了。他們當車開時，都將頭探出來，拋下了最熱情的一瞥，意思

是：男女歡送員們，我們走了，可是後方的各種工作，要請你們堅決的執行起來！站台上飄揚着紅旗子，黃旗子，藍旗子，白旗子，旗子迎風招展作響，它們似乎代表羣衆作答覆說：「放心吧，同志們，後方的工作我們會努力地使它健全起來！」

我就抱着這樣的心情，出發到西北去，去看看這個在抗戰中極重要的後方地帶的情形。

前往寧夏

一 向西北進發

從西安出發，就到寧夏去，先要沿着過去左宗棠時代的甘陝大道西行，這也就是以「稀爛」著名的西蘭公路，到了平涼，再轉向北，再經千里的長途，便可以達到目的地了。

第一站咸陽，過渭水，這一段路身很壞，車轍很深，特別是靠近渭河邊際的土道，更是毫無路面的痕跡。因為，這一段上車輛往來得太多，路是隨修隨壞，土多石少，這是北方典型公路的特色。

渭河上有了兩個大橋，一個是新建好的大鐵橋，一個是鐵路讓給了公路的那個有危險性的木橋。汽車可以從橋上通過時，歷史上有名的「咸陽古渡」的景色消滅了，從前渭水渡船上的舟子們，多半已經改變了職業。

再轉上大路時，令人十分感動的是我們看見了祖宗們的靈墓，那一碧如洗的晴空下，是展開了無垠的黃土高原，地面上隆起了大大小小的土丘，一個個的巨墓有些像饅首。不肖的子孫來到了偉大的開拓民族的祖宗墳前，太覺得慚愧了。我們不獨不能保守祖宗的產業，而且已經失掉了半壁江山，西北一帶民風的懶惰，尤其是大大的羞恥。「讓我們協力同心的打出日本鬼子去！」有人這麼說了，「再來到祖宗墳前大哭一場痛改前非吧！」

沿路上，看到渭水平原的景色：天高氣爽，大地上，白羊黑羊，成羣結隊的在徜徉。大片的麥田一隴一隴地滾到天邊，都是黃邊鑲綠的色調，牧童頻頻

用鞭子打着地，奏出了很響亮的的聲響。正是：

「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二 乾枯與貧瘠

這條成爲國家支撐綫的大公路，沿綫都在動工翻修，千千萬萬的民工被動員來了；這工程，預定今秋完成。過這條路的人都在這樣地祈禱着，讓這一次血力交融起來的三合土，能把公路黏得鞏固些，若仍像過去那樣稀爛，國家真不堪再受打擊了。

深入了西北，沒有水源的地方，便是乾枯與貧瘠。沙河中，一片卵石裸露着，都乾燥得像要破裂似的。一連串的荒山，看不到什麼青草和綠色。本是昔日的福地，誕生了中華民族光榮歷史的祖宗所在地，如今是人爲的災荒引起了

自然界的災荒，一年一年的把災區越變越大，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復蘇。

經過了醴泉，乾縣，邠縣，長武，一路上除沿水城鎮外，多半都是荒涼區域。再前進，有個小鎮名蜜店，在這裏，陝西和甘肅人爲的劃分了疆界。這以下我們可以看到絡繹成行的左公柳了，——那就是從前左宗棠率領他的軍隊種下的。

過涇川，沿着涇水直趨平涼，一路上沿着涇水走。這裏有了綠色，這一帶地方，又是甘肅的糧庫，水統制了中國的農業，水威脅着人類的的生活，有水的地方：潤澤，富庶，有朝氣；沒有水的地方：乾枯瘠薄，死氣沉沉。中國什麼時候，能爲人民處理灌溉問題，那時候，中國的農業就會改觀了。

壯丁、公債、和雜捐在鄉村中間已經起了大小不等的紛擾，各地雖然有駐軍，可是各地對於這些問題都感到沒有辦法。結果便造成了土匪增多，劫案增

加。

遠遠六盤山的影照下，到了平涼。

三二 寧夏道中

平涼是一個荒涼地帶中難得的大城，旅客們到此總要飽餐一頓，慰勞一下少油水的肚腸，然後上路。

甯夏的車子平日來往無定，有時是坐位賣滿，候個十天半月也不開車；但有時却爲運輸軍火，也許開着空車子來，滿載回去。早晨開車一路翻山越嶺，傍晚可抵興隆堡，這裏是甘肅的海原縣境，隔二里路是一條黃河，過河就是甯夏省境的同心城。

早晨開車不久就進入甯夏省境，中飯打尖，多在中甯縣，這地方也叫甯安

堡，產生最肥美的枸杞，輸出極多，成爲本省的富庶之區。在那裏，無意中遇到甯夏教育界的一羣朋友，我們在家小店裏談了半天甯夏近況，然後才分手上路。

那晚上，我們住在張恩堡，早上，我們會經過了有名的青銅峽。那地方險得可怕，一邊是巖石與絕壁，一邊是浩浩蕩蕩的黃河，峽裏面有奇異的建築物名八卦塔，相傳爲女將軍穆桂英所建造。到了吳忠堡，知道前面的黃河凍冰化了，汽車不能通過。第二天早上就改用徒步進發，這裏距離甯道省城一百二十里。

早晨的太陽光中的賀蘭山太美麗了，踏過了黃河冰橋，看着廣漠的肥沃土地，「天下黃河富甯夏」，決不是一句騙人的話，雖然地方儘管如此富庶，可是任何一處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說不盡的痛苦！

四 寧夏近况

甯夏是位居在甘肅東部的一個新開發的省份，全境內，沙漠和阿拉山脈佔去她的最大部份。這個地方很冷，一切的建設都不發達。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進攻甯夏却早已懷着野心，他們純粹爲了軍事的推進，遠在數年前，就派遣特務工作人員——就是做偵探工作的人——到甯夏，並且在有一時候還設立過特務機關，以便做進攻的準備。甯夏省是中國西北的一個門戶，甯夏的存亡，也就是整個西北的存亡。

自從全面抗戰以來，主持甯夏軍政的馬鴻逵主常感覺到所負的担子重大，爲了保衛國土的完整、民族的生存，對於士兵的訓練非常努力，在甯夏住着的人，在很早的清晨中，都會看到整齊而生氣勃勃的步隊，環城操練，準備着和

敵人一拚。甯夏的氣候，在冬季是極冷的，但是爲了抗戰的決心，這些不願作亡國奴的士兵，雖在清晨，身上結滿了白色的嚴霜，却還是精神百倍。馬主席自己也能與士卒共同甘苦，每天早晨穿着士兵的衣裳，和士兵一同操作，他對士兵的談話，總是拿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做前提，並且對士兵說明我們的抗戰完全是爲了爭取民族生存，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愛護領袖，愛護國家，完成我們保衛祖國的任務。

甯夏全省只有十縣，另外的地方全是力不能及的阿拉善蒙古和額濟納蒙古，兩片廣大的沙漠和草原，把握在傳統的王爺手掌裏。說是十縣，其實磴口，鹽池和豫旺三縣也是管理不到的。

現在，大量徵拔士兵的結果，省內已經沒有了壯丁。當局便把各中等學校的十八歲以上者都納入教導團，西北的學生年齡本就比較內地的學齡大，這樣

一來，就成了「有學皆兵」的現象，學校大半關門；在我到那裏的時候只有甯夏師範一處還留有二三十人光景，總算還維持着甯夏的教育。

阿拉善蒙古的中心定遠營，額濟納蒙古的中心威遠營，過去都有過敵人的特務機關，前者早已剷除，而後者我們提起來不能不向民政廳長李翰園氏致敬，因為他的敏捷和決心，所以才能在去年七月肅清了額濟納的污穢，替西北除了心腹的大患，否則我們的甘新公路決不會有今日的平靜。

雖然，敵人的陰謀是不會一刻放鬆的，我們固已在前面兩處設駐了軍事專員，可是最近阿拉善王爺仍因私通日寇而被請在甯夏省裏暫居，額濟納王爺也因受不了這繁煩而抱病出走，終於死在青海的塔爾寺。多事的甯夏，敵人不會使她甯靜的。

甯夏的民衆生活的窮苦可說是到了極點。政府也並不是不知道，也在部份

地有所改進，如下令從甯夏到平涼的千里長途上不准再種鴉片，以增加抗日食糧，這便是「德政」之一。



着亮晶晶的白雪。明朝竇文的詩說「溽暑有風還透骨，芳春積雪不開花」，就是指這個區別黃渭二水的大分水嶺而言。山高處，沒有樹，風太硬，連雜草都長不高。

過隆德，靜甯，這都是「黑化」的小城，全城的商店中有半數都代售鴉片。再向西，又是一道綿亘不絕的祁家大山，這裏，是一步比一步的窮苦，也許有少數地主在地表下掘窖儲藏着十年以上的糧食，但是大多數的農民却是貧瘠到萬分，只能經常用小米粥過日子。有幾處村鎮，「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吃」，到了人家裏，只見雞不叫，狗不咬，一家人睡在大木坑上守着一盞小烟燈。

在將到蘭州之前，還要通過一重最後的障礙，這道丘陵地帶稱爲車倒嶺，與祁家大山及華家嶺成爲鼎足而三的難以通過的地方，都是除了路險以外，而且還是「山大王」的出沒之所。

最後的一重高地通過了，看見黃河，人人歡呼，知道蘭州就在眼前了。

二 蘭州景象

坐上了一輛轎車，拉進了蘭州的古老城門。

蘭州可愛處是有着西北風味的河山，樸質，單純。可恨處是這些都代表着落伍，若干年來的不進步。城牆外圍環繞着一圈精光的裸山，沒有樹，草也少，廟宇缺少陰鬱和莊嚴，顯示着神權已在日趨沒落。城外浩浩蕩蕩地流着黃河，傍岸矗立着偉大的灌田水車。河水滾滾流，碎冰壓擠着突奔，宛如死了的怪獸在浮沉。上流飄下來牛皮筏，靠了岸，皮筏便凍結在冰凌裏，滿身毛皮的人，把筏上的土貨，鮮紅的乾棗子，還有錐栗和核桃，用担子挑上岸去，這些人，都是把這些農產品賣了，就再買工業產品帶回去。在甘肅城裏，我們可以

看到漢、蒙、回、藏、苗各族的人。街頭上形形色色的通過者，正是甘肅複雜民族的一幅縮影。我們要動員全民抗戰，倘若要使國內各民族一致起來抗戰。蘭州市的民衆能夠統一地組織動員起來，那就真可做全省全國的一個模式。誰都不能否認的，甘肅現在已可算是在抗戰中西北的軸心，蘭州事實上成了西北動力的出發點，西北的一切要健全，我們首先要健全這個動力的出發點。

來到蘭州，各處走走，第一印象都是老而舊，但生活程度提高得和其他的都市沒有兩樣。此地商品，一向全靠外邊供給，自從交通爲軍運獨佔以後，一般生活程度便更加提高起來。市場上廣泛的缺貨，一切存貨都提高了價格出賣了。近年來最習慣聽的呼聲是「開發西北」，但事實上只是把洋貨因交通便利而販運進來，不要說沒有在當地建設起重工業，即連紗布一類的輕工業製品也是全賴西安運來。棉花及棉織品的稅收每年都在十多萬光景。這個古老的城市

裏，有些地方也多少的披上了一點現代化的外衣，這僅可證明了工業社會侵入農業社會是無孔不入的。一方面交通是改良了，一方面生產手段和生產技術却並不進步，於是便造成了今日的畸形現象。

市街上，據說因爲大批逃難者的西上，已經增加了繁榮不少，但古城的風趣無論如何仍未失掉。天一亮，中山市場的攤子上便有買賣人作交易，天一黑，十分之九的舖子都上了門，只有電力不足，發着紅光的電燈在照耀着。

去年十二月四日，敵機首次在蘭州投彈，這以後，一潭死水有了微波，大批難民又開始作了逃難的準備。一度紊亂過後，現在又趨平靜了。城外的房價不再是從六角漲到六元，糧價也慢慢地低下來了。朱副司令長官來到這裏來坐鎮，使人心更趨安定。

街市風景最可注意的是無論何時都看到有西瓜在出售，穿着皮毛吃西瓜，

一點都不是假話。今年由於人口增加到十萬的原故，不獨西瓜價貴，皮毛尤其價高，主要原因固然是缺貨，但由於各方面爭購和有些人故意屯積，使市價高過了往年的一倍，而且日日在看漲。當局有意在此地重振毛織廠，看來一切暫時難實現。

特有的一點現象便是護送車輛來的俄國人很多，中國人對他們很好，這裏，已可看到中蘇是在密切地握着手。

三 幾個值得焦慮的問題

在蘭州，許多人都都在焦慮着。

自從綏遠陷落以後，我們的戰線無形中展長了，西北不再是後方，西北成了國防的最前線。最前線上，擺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第一，許多人在焦慮軍事問題，我們知道，甯夏的兵力不一定能撐得住，即使勉強能夠支撐住，而甘肅及青海在那種交通不便的情形下，如何能作有效的增援是問題。西北方面，武器的落後和士兵的頭腦武裝現在雖在積極地改進，可是在中央沒有大量的接濟之前，誰也不敢太抱樂觀。日本爲了要切斷中蘇的交通綫，時時刻刻在算計着西北，不過他還不敢立刻對蘇聯宣戰，所以也許在目前還要暫且踟躕一下，但不論早遲他是會在西北有所動作的，我們不能不早早作準備。——我們要做從西北來恢復失地的準備。

第二，許多人在焦慮着的是民族問題。西北方面民族錯雜，時常會有問題發生，加之，官吏的袒護與挑撥，更增加了民族的惡感。其實，當前的民族問題，簡單點說來也就是回漢問題，我們一向沒有能使西北的回人漢人之間的關係弄得很好，所以這問題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目前西北方面，甯夏馬鴻逵主

席對這問題表示很坦白，很開明，他本來就是不拘在宗教形式裏面的一位。青海的馬步芳主席自從軍政大權統一在握後，表示也是很好，河西的軍隊一再出兵抗日……。這些事都可以證明民族問題不至於嚴重化，而且在可能的範圍中根本就沒有問題發生。另外有人便這樣講，最好在這抗戰時候，回漢二字根本不要提，政治上要絕對的公平清明，任那日本間諜怎樣離間，也不會有大效的。

第三個許多人都在焦慮的是黨派問題。西北方面一般的執政當局對於共產黨直到如今仍然沒有好感，蘭州的十八集團軍辦公處便在時常謠傳「封閉」聲中存在着。在我到西北去的時候，國民黨中的小組織在這裏鬧得很利害，大家不統一，分別搶民衆團體，所以抗日救亡工作始終沒有具體的成績，甚至有些青年的團體，在磨擦中受到了封閉。（如青年抗戰隊於本年五月十四日封閉。）最近最高領袖下令禁止在國民黨的小組織再活動，而且在全國範圍內，

在國民黨外各黨派都得到了合法的地位，盼望今後黨派問題不再成爲使一般人焦慮的問題。

第四，許多人在焦慮着公路問題，西北的兩大幹線「西蘭」與「甘新」，今日已成爲支持抗戰的生命線，可是路身稀爛，管理稀鬆，至今仍是一篇糊塗賬。司機搭客，喝油，上下勾結，都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新進的熱情司機大受老司機的壓迫，管理機關不負責，使汽車與車夫受意外的苦痛。主持當局鑒於這組織的腐敗，似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樣子，這樣便增加了多少友邦的笑話，損傷了多少國家的元氣。

這以外，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農村的窮苦，出力又出錢的結果，是促進了農村更積極的破產。蘭州中國農民銀行是有作擴大貸款的決心，總是因爲問題重，難以作通。這一片天然倉庫裏不能夠努力增加糧食出產，這對於抗戰是如

何大的損失！

四 甘肅雜况

一些人在高唱着中國農村破產時，有人說，甘肅的農村實在已經到了無產可破的地步了。

一向，甘肅的農村所以壞，主要的便是軍閥盤據，橫征暴奪，不管農民的生活；農民也因為習俗如此，永遠不敢反抗。所謂「暗無天日」四個字，正好加在一般的封建勢力壓迫者的頭上。

黃河以西的十七縣，俗稱爲「河西」，這一帶的人民是有名的苦，駐軍的無惡不作，已達到了最高點。當地人在過年時試作訴苦况的對聯一幅是「一月三借款，農商交徵，周歲兩新年，陰陽合曆。」官紳打成一片，專向農民要

錢，童謠唱道：「富怕共產黨，窮怕保甲長，壯丁怕穿二尺五，大姑娘怕見馬師長」。

高利貸越來越高，每月一元認三角到五角的利息就算是最公道了。所以，借款一二十元，扯到一二年後，傾家盪產都不夠清償的。放款的人不是駐軍的親，即是駐軍的友，春放秋收，或者還錢，或者收烟，到時駐軍幫助討債，討不到，吊打之外，還「擄人之妻女」。

各地的主要出產是鴉片，羊皮，皮件，羊腸。當某貨價漲時，當地軍人便籍口籌軍餉，向農家攤派，或屯積起來，或向外批發；如果價落，則也籍籌餉為名向商家高價出售。總而言之，他們絕不會受到損失的。此外，還有一種營業便是開設賭場。

昔日的塞外江南，不料竟變成了今日的人間地獄，怎樣使地獄再變成天堂

呢？

青海近影

一 到青海去！

「到青海去」！去青海在今天說起來已經不是什麼難事了。

從蘭州到西甯有一條很平整的公路，（西甯是青海的省會，民國十八年前屬甘肅的時候那裏駐紮着鎮守司，現在則有省主席。）一羣土耳其的羊毛商人，時常駕着一部破汽車在這條路上來往，他們的走這段長路的經驗是：連吃飯的時間也計算在內，只走十三個鐘頭。雖然，汽油太貴了，而且汽車也在受着統制，任那馬路怎樣平滑寬闊，平日總是少有大批車輛來往。

到青海去，一般的辦法是騎馬或坐轎，騎馬要走四天整，坐轎就要更慢一些了。遊歷者去可以隨着商家的運貨大隊同走，因為沒有武器，走長路，在西北，總算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看，這條路上，雖是一個小小的官員上路，也要帶幾個衛兵和幾支步槍的。

西甯城外新有了一個了不起的建築，那便是照着蘭州城外黃河大鐵橋的樣子，在湟水的河身上架起了一條堅固的長木橋，有了這個大橋，交通便利更增大，一條路可以直奔隴西，和甘涼肅三州聯絡起來；一條路是可以通達玉樹，作為進達西藏的必經之途。這個橋，是四千兵工，八個月工作的代價。

抗戰以後，各方面到青海來的人很多，全國也很注意青海的事情，甚至白副參謀總長（崇禧）也親到西北來撫慰一番。青海的人力和物力豐富，實在是西北角上的無窮的國防資源，急需開發出來供給抗戰。青海過去曾送出一個師

出發抗日，這部份隊伍還駐在陝西關中一帶，沒有開上前線。

馬步芳主席最近就了青海主席的職位，他青年有爲，很想多作一點事情。過去他爲了提倡教育，在西甯市內蓋了一所西北稀見的中學校，更捐了自己的私產購買了十萬元的救國公債。近來他很努力消滅外面的謠傳，指出外傳各種日本與青海的關係都是誤會，這種公開的表白很值得稱讚，只可惜他的部屬及那個過了時代的舊的政治機構不能幫他的努力有多大開展。

二 一片未開發的土地

青海的人口約計一百六十萬，民族很複雜，漢、回、蒙、藏、番各有一個相當的數目，大半都是信奉回教的回教徒。

這裏的人，忠厚、樸實、身體壯健，西北的環境使他們每個人都有作後備

兵的資格。他們一致擁戴「馬麒克」（藏番稱呼馬氏的俗語）的傳統勢力，近百年來，青海部份的統治者都是姓馬的。除了漢回以外，其他人在宗教上却信仰黃教。

青海省內有個碧油油的青海，每年都要舉行「祭海」，這算是西北邊地大典的一種。拿青海作中心，我們可以說，南邊羣山都是廣大的牧畜區，西北一帶，農牧都很適宜，「海」的東邊，就是年產二百萬石糧食的農業區，雪水灌溉出來的稞麥和雜糧，是西北方面最豐富的倉庫。至於藏人番人的邊區裏面，所出產的鳥獸皮毛，鹿茸礦產及藥材，更是有數不清的數量。

青海的經濟完全依賴着毛皮和食糧，可是去年全不好。抗戰發生後，海口被封鎖，毛的銷路斷絕。羔皮產量也很少，乃是因爲班禪喇嘛過境的時候，曾向那千千萬萬來祈福的牧民們說，不要那樣殘酷地剝羔皮來謀利，神就給你福

了，這話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單使一般市場缺貨，而且使我們募集大量軍用皮衣受了打擊。糧食也是因了天時變化太驟，沒有上年收成好，但除了自己食用外，大量的剩餘還是有的。甘肅省政府爲了本省糧食缺乏，便曾一度派員去買來平糶。西甯的麥價和蘭州的麥價比起來，時常是有一倍的差異，有些糧食商人很會在中間發財。

至於礦產，大都因爲民間迷信「風水」，直到現在幾乎完全都沒有開採過。譬如都蘭縣出產的硫磺，鉛，青鹽，遍地都是，名聞全國，可是沒有聽說如何有計劃的開發。還有，一些有名的礦區，已被抓到封建勢力者的手裏，他們把持着不肯放出，這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青海東部的大通縣有六處金礦，却被老主席馬麟氏據爲私產，最近資源委員會正在設計索回分期開採，來供給國家當前的需要。國家的富源，不應把持在私人手裏，正是天經地義；而

且，大規模的開採，決不是私人的土法可以成功的。青海的廣大地下富源若不由國家力量去開發，結果還是「貨棄於地」！

青海，我們還願意鄭重提出來說的，就是她是西北從未種過鴉片的一省，在這西北高原地帶上，從不曾發現過一株烟苗。這一點成績，是青海當局值得向外誇耀的。

三 英勇驍悍的鐵騎隊

青海的春風依然是凜冽的，破曉時候，西甯東郊的大教場裏，已有兩萬多青海的隊伍，在靜候着閱兵典禮的開始了。

司令台的中央坐着久病初愈的馬步芳，他穿着狐皮藍緞袍，上罩一件玄色的馬褂，頭帶水獺皮帽，端正方長的臉上，一部細黑的長髯隨着朔風在飄拂。

他手中有根籐黃色的粗手杖，指指劃劃地隨時和他身旁的文武官員討論着。

檢閱開始了，大隊通過司令台前，節目一如普通的閱兵式，不過，這羣綠色隊伍，精神極佳，個個人壯馬肥，揚胸而過，屹然的英雄姿態，堪稱爲英勇驍悍的鐵騎隊。

鐵騎隊以「騎兵戰術」的表演作尾聲，這表演是在五百米達距離處，策馬放槍。只見騎士們一面馭馬，一面把火藥不斷地納入槍膛，「拍拍拍」，放槍的次數越多，成績越好。騎士們還可以在馬上翻筋斗，一隻手攀住馬鞍，一隻手舞着梭標，縱馬疾馳，有點像那馬戲團中的騎術表演似的，但這種驚險的絕技，又是一般馬戲團的表演者遠遠及不上的。這種種的騎術，非單各個騎士會，即連自居官長地位的兩個旅長，以及年纔十五歲的馬公子，也能自由自在地表演着。雖然，這一種的冒險表演，現在已被馬氏嚴格禁止了。

司令台的廂座上全是回藏番的長官們，他們對於這全身武裝，精神勃勃的青海軍隊，私心裏是只有嘆服。但馬氏對客人們表示，他却以爲這兵隊距離現代化很遠，不單步兵裏面沒有砲兵的配置，而且一般的軍器都落伍不堪，他承認「弟兄們是有着不怕犧牲的精神」，可是物質方面非有積極的整理不可。他這種遠見是值得注意的，而且，這也似乎就是他以前曾經購買過東洋槍械的原因，一切所謂「謠言」的起因。

有人問馬氏道：「軍長練兵有這麼好成績有什麼要訣？」他立刻回說答：「沒有別的，我的官兵就是我的骨肉弟兄，平常愛護他們，到了打仗的時，候他們也就特別知道拚命了……」

說到這裏，恰好他看到有一個因病在馬上暈倒的士兵，便急忙命令副官去救護，他在台前並親自勉慰了一番，再派他自己乘坐的汽車送這病兵到軍醫

院去。

青海軍隊裏的士兵多半是徵拔來的壯丁，管理極嚴，秩序極好，每天在操練以外，都是從事於修橋、補路的工作，很有些舊西北的樣子。可是下級官吏不敢恭維，常有病民的舉動，很值得注意。全省共有××師，此外還有警備旅，這次率隊出發到前方抗日的馬彪，便是前警備第一旅的旅長。青海士兵上年在河西與共產黨作戰時，極其勇敢；如果以這種勇敢驍悍的姿態出現於抗日戰場，那真是一支保衛祖國、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發揚大穆罕莫德氏精神的鐵旗隊！

四 今年魯沙爾的花燈節

塔爾寺前的酥油燈亮起來了，輝煌的花燈節就在雪花般的銀元往來（青海

交易大多用銀幣）中開始了……

西甯城西南六十里地方，名叫魯沙爾，每逢舊曆正月十五日，照例舉行宗喀巴（宗喀巴是佛名，相傳生於明朝永樂年間，死後葬在魯沙爾的塔爾寺。）到祭時，各地方各民族的人民僧侶都來在這個聖地作朝拜。喇嘛們到魯沙爾的第一天，必須從塔爾寺的山脚下，五體投地的拜到寺的大殿裏，這種虔誠的信仰，正可以反映出蒙藏番民族，對於宗教生活的態度。

各地的民衆，男女老幼，有的乘着牛車，有的騎着牲口，大家同懷着最熱烈的心情來瞻仰這一年一度的大會。會場上，漢回同胞們也將大量日用品，首飾，酒，烟，糖，分別陳列出來，作着「女兒大如娘」的厚利買賣。蒙番婦女，也將她們狩獵得的獸皮，家圓的生產像紅花，青果等運到市上來求售。她們都會說幾句生硬的漢話，而商人們也會幾句調皮的番語。於是彼此沒有隔

闕，大家一團和氣地交易着。晚間，華燈點遍了魯沙爾的街市，從街頭直到塔爾寺的山徑上遍擺着貨攤，番女們撞來撞去，花柳病每日都在蔓延。寺裏面，各色人物花卉的織景都在酥油燈的雄渾光線下，現出最壯麗的場面，美的畫，美的燈，這表現出黃教的最高藝術與文化的表現。

今年隨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青海所受的打擊從這個花燈節上可以看出來。雖然依然是有那麼許多的人，但皮毛和藥材沒有人肯接受了，可是軍隊方面的「營買糧」及「營買草」却增加得更利害。喇嘛們也懂得在商議着怎樣祈禱和平，民衆們聽到「打倒日本」的話都很興奮。塔爾寺今年的廟會却空前的產生了一個聯合宣傳抗戰的大會，在會場中各族的民衆雖然聽不懂青海省黨政軍長官的講演，可是他們却親眼看到從綏蒙逃到這裏來的蒙古人了，蒙古人在這裏淒切地講着日本軍閥的如何慘殺同胞，如何搶掠牛羊，如何強奸婦

女……這是比宣傳更有力的宣傳，真能激動了青海各民族的感情。

「我們不要上日本人的當啊，日本鬼子是東亞的魔鬼，是人類的公敵，他們的刺刀是沒有眼睛的，他們把炸彈，白麵，紅丸給我們，比他們的利誘欺騙要更慷慨十萬倍。起來吧，起來吧，我們各族的弟兄們團結起來吧！」

這個講演者是中央政治學校西甯分校的學生，他的講演代表着青海的醒覺者的吼聲，我們的邊疆教育已然有了相當的成果，但可惜的是尙不能普遍到一般的羣衆中間去。

誰人會想到日本帝國主義竟打擊到了遙遠的塔爾寺的花燈節呢，……可是經過這樣的一次宣傳，「不要上日本人的當」一句話，已經被各地方各民族的來人帶到了各地方各民族裏去了。